



## 從門羅主義到睦鄰政策

馬星野

——美國最近對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之轉變——

日本進佔中國領土，最動聽的口號便是「推行亞洲門羅主義」，他自認爲亞洲的和平使命所屬者，他以爲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侵犯中國主權，都是施行所謂「警察權」，而這種權力之保有，乃是根據一個先例，便是美國所提的「美洲門羅主義」。她認爲她在亞洲大陸之行動，不過是美國在美洲大陸行動之重演，爲什麼美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每當日本人，不論是外交官或新聞記者，和美國人或他國人對話時，日本人總拿中國和古巴對照，拿日本的關東軍和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相比較，好像在魯迅的一篇小說裏所說的「和尚動得，阿Q爲什麼動不得？」

105567  
九一八事件以後，日本一手造成了滿洲僑國，當東京外務省發言人同歐美新聞記者說話的時候，一位記者問天羽說：東京政府是否馬上要承認僑國。天羽用尖刻的幽默的語調答覆着：「我們不必忙，我們並不想在滿洲造巴拿馬運河。」這是指美國在哥倫比亞國煽動了內亂，而承認巴拿馬獨立的故事。凡是九一八以後的幾次日本對於東亞

問題發表的「自白」，總是援用美國的門羅主義，而不知新大陸情況的人，還以爲美國對於同洲同歷史的拉丁姊妹國家，現在依舊是干涉她們的內政，侵犯她們的主權，破壞她們的領土完整。這是一個最錯誤的想像，而我們認爲非辯解不可的。在過去，美國在中南美洲的錯誤行動，乃是事實。然而在最近幾年以來，尤其是羅斯福總統上台以後，美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已經由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變爲相親相睦的關係。美國當局，已深感門羅主義的流毒，不但對拉丁美洲各國有害，而且對於美國，也是徒勞無功的事。如果日本人是明瞭事實的話，應該知道門羅主義已經失敗，而且應該痛改侵略的態度。

單就了解美國門羅主義的現狀，以打破日本方面之謬誤藉口一點上，我們已經有檢討美國新的拉丁美洲政策之必要。何況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和她的對遠東對歐洲的政策，脈脈相關。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爲便利起見，往往分美國的遠東政策，美國的歐洲政策，和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三部分來着手。其實，這三部分是分不開的。要了解爲什

105566

麼美國在最近對歐洲的態度，比較和緩對國際聯盟的行動，比較不取搗亂的態度，便要先了解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最近有什麼轉變。爲了解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爲什麼採取很和緩的和平的態度，也要先明瞭美國對於國際聯盟所採的政策，有什麼改變。三者是不可分的，而三者與美國之內政，又有直接的因果的關係。所以我們爲了解美國整個的外交政策，也要來檢討美國最近對中南美的態度。

關於美國對遠東的最近態度，同美國最近對歐洲的態度，作者在去年年底的申報月刊上已經做個介紹；關於美國最近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之關係，作者在外交評論也做過一個介紹。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美國門羅主義的最近轉變，在各種外交的聲明上，去看美國怎樣放棄了傳統的侵略主義，而採取新的親善政策，在各種事實的行動上，去看美國在拉丁美洲諸國，怎樣化干戈爲玉帛，怎樣以『溫和的語調』來代替『大棍子政策』。最後，要看美國在拉丁美洲方面，怎樣和國際聯盟去合作之態度，對於諸國的內政怎樣尊重而不再侵犯她們的主權與獨立。末了，我們來看這種新政策的基本原因。

## 一 門羅主義之今昔觀

不但是中國人對於拉丁美洲的情況不清楚，容易聽上日本人的宣傳，便是美國一般的人民，對於南美洲現狀，是莫名其妙的。有的竟不知道南美洲各國，用的什麼文字，許多美國商號，用英文的廣告信寄到

南美洲的未來主顧去，而讀西班牙文講西班牙語言的南美洲人，只有把這些奧妙的信札向字紙篋中一塞。有一位美國人，還問阿根廷首都的鋪子有沒有玻璃窗哩。雖然美國人對中南美情形不清楚然而門羅主義四個字，乃是婦孺皆知的。小學生的歷史課本中便有着什麼是門羅主義呢？爲什麼門羅主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呢？那他們便不能解答的。門羅主義是常常變化的，百多年裏，他變了好幾次了。有時他變爲『母夜叉』，有時他變爲『觀音菩薩』。

當門羅總統宣佈這個主義時，其用意是避免歐洲國家來干涉來侵犯美洲國家之內政及獨立，當時美國很弱，做夢也沒有夢到美國自己會來干涉美洲其他國家之內政與獨立的。侵略性的門羅主義，是二十世紀開始才誕生的，而產生這個『母夜叉』的，便是前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當時拉丁美洲各國情形很亂，欠歐洲各國的債，又不能還，而歐洲各國，正準備用武力來討債。美國當此情形之下，真是進退爲難，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是不可以長久紛亂下去的。或者讓歐洲人來干涉，則與門羅主義之原則，不能相容，或者讓這個情形長久亂下去，而又非美國商人們及歐洲國家之所願，唯一的出路，只有由美國來干涉了。老羅斯福一世曾在一九〇四年前對國會宣佈他的拉丁美洲政策，而這個宣佈，成爲出名的『門羅主義之羅斯福解釋』。他說：『因爲南美各國的繼續不斷的錯誤，虛弱，使諸國同文明世界的關係絕緣，這種情形，要使其其他文明國家，出來干涉的。在美洲，

因為美國遵守着門羅主義，所以只得勉強地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之錯誤及虛弱的事件上，實行她的警察權力。」

他又說，如果美國自己又不干涉，又不許其他國家運用其最後的手段來取得她們應有之權利，乃是違背於國際上之公道的。在這個解釋之下，在這個假面具之下，美國便實施她的帝國主義政策，實施她的「大棍子」政策了。她要三多明各共和國還債，她便把三多明各國的海關接收過來，自己來辦。海關的稅務師是由美國政府派的，一切工作是由美國海軍保護的。她鼓動了哥倫比亞的內亂，她在巴拿馬造起運河來。他在尼加拉瓜的干涉內政，她在古巴的經濟侵略，真是洋洋大觀，一言難盡！

「大棍子政策」在胡佛任內，才有變更，在史汀生以前，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內政之干涉，屈指難數，而尤以對海地及尼加拉瓜為甚。在加利賓海的中美各國，被美國認為刀下肉，俎上魚，而美國的資本家們，老實不客氣地肆行侵略，美國的國務部，又從而助之，海軍部的兵艦水兵，國務部的使節公文，及商人們的資本貨物，成爲三把利刃，而演出「金圓外交」的好戲。在柯立芝總統任內，曾因爲墨西哥政府的土地法而使美國與墨西哥發生了齟齬，柯立芝總統說「便是美國人民財產在國外時，也是美國管轄權所及的，不許人家侵犯的。」他竟把墨西哥的土地及統治權，輕輕地移到美國法權之下了。用這個解釋，無異說美國在墨西哥有「治外法權。」這個帝國主義精神，凝結而成所謂

「保護國」、「勢力範圍」及「租借地」等等。而使中南美國人，怒不可遏，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之運動，盪起雲湧。直到一九二八年在古巴首都開汎美洲同盟的大會，美國代表，還一口咬定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有「干涉內政之權利」

到了胡佛總統任期一半之時，這個「門羅主義」才改頭換面過來，而改變之原因，無疑的是一方面由於世界經濟恐慌，一方面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到處藉口美國之門羅主義。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不是暫時性質的而是長期性質的，胡佛總統，深覺中南美市場維持及開發之必要，而用「大棍子政策」，只有招引中南美人民之惡感，不能使美國安安穩穩地享有這個龐大市場。胡佛提出「債務休假」的辦法，乃是美國金圓帝國主義一個大轉捩。胡佛與史汀生國務卿，深知一誤不可以再誤，在中南美洲，不可以再造惡因，再種孽障。於是，華盛頓的政策，便不同了：在巴拿馬發生革命之時，美國在一九〇三年條約之下，雖有干涉之權，然胡佛却加不干涉。在一九三二年，薩爾維多國賴債了，胡佛總統並不像從前一樣的把該國海關接收過來，以爲債權者收債。在尼加拉瓜國，美國所駐的海軍陸戰隊，也漸漸地撤退，到了一九三三年，尼加拉瓜的革命領袖，也宣佈不再革命了，因爲美國最後一個水兵，從尼加拉瓜國退出了。而最重要的事，便是在一九三〇年，國務部副部長 Clark 正式解釋着「門羅主義」，而宣告「羅斯福一世的門羅主義之解釋」爲無效。他的解釋，以爲門羅主義乃是美國對歐洲

105570

所表示的主義，並不是美國對拉丁美洲的特權。自此以後，門羅主義從「母夜叉」一變而為和顏悅色的「西王母」。

胡佛總統對於拉丁美洲諸國的態度雖已轉和，但是有一點，他卻是變本加厲的，那便是他的保護關稅政策。美國的 Smoot Hawley 的關稅法案，乃是空前的關稅壁壘建造者，使拉丁美洲的貨物，對於美國市場，不得其門而入。全世界各國，對於這個壁壘，都存嫉視之心，而拉丁美洲各國，更要取報復方法。她們想締結一個「南美洲關稅同盟」，以為抵抗。在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上台之時，關稅壁壘並未減低，而他的國務卿赫爾，却是一個「低關稅主義」的人。羅斯福本人，乃是受到國家主義影響很利害的，他以為只有高的關稅，才可以保護住國內的高的物價，而維持住國內生活標準，及促進了產業之復興。可是赫爾却十分願意採「互惠關稅政策」，他願意以美國的市場交換海外市場的，而他的政策，在拉丁美洲方面，已有明顯之成功。

## 二 羅斯福總統與鄰睦政策

胡佛總統雖然已經替南北美洲之親善，開了一向門，然而到了羅斯福總統，這個門才算是大大開啓。在他的演說中，外交文件中，他表示出很爽直很清楚很具體的新政策來。很奇怪的，美國總統中有兩位羅斯福，而兩位羅斯福的拉丁美洲政策，却趨於兩個極端，共和黨的前羅斯福總統，是一個侵略主義者，民主黨的今羅斯福總統，却滿口是親善

之語調。在他就職之日，他便有下列的親善表示：

「在國際的政策方面，我的主張，我們國家要採取睦鄰政策。我們要做一個鄰居，自尊自重，因為自尊，所以對於別人，也是尊重着。對於自己所負的義務是尊重着，對於他同羣鄰所訂的協定，尊重其神聖。我們現在深深覺悟到互相依賴互相援助之重要，我們不能只有取於他人，我們還要給予他人。這一點，現在覺悟到了，而是從前所未曾覺悟到的。」

這個聲明，也可以說是數年以前，美國前國務卿海約翰的話之引伸。海約翰會說，美國的外交政策，乃是「門羅主義及金律（Golden Rule）」，換言之，美國的態度，是希望別人用自已對別人的態度對自已。已所勿欲，勿施於人，已之所欲，亦施於人。在一九三三年四月，羅斯福總統在「汎美洲紀念日」演說中，對於睦鄰政策有下列之表示：

「這次紀念日乃是一種友愛合作運動之開始。「善鄰」這一個字，在國際關係上，從來沒有像今日之重要的。有史以來，鄰居式的互助在人類各種活動上之必要及利益，從沒有像今日之明顯的。汎美洲主義的要素，便是做個善鄰之要素，那就是說：互相了解，而由於有相互之了解，而有相互之同情，對於對方之意見觀點，能够領受。只有用這個方式，我們才能够建造出一種制度來，這種制度，是以互信，友誼及善意為基石的。」

上面所說的，還是空洞的話。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月，華盛頓方面，

有很重要的表示，羅斯福向全世界裁軍會議發表意見，勸世界各國，不可再行侵略。他要大家答應不再派送軍隊武力，侵入他人之國境。在同年的十二月，他有更具體之表示，反對干涉他國之內政。當時汎美洲同盟，在蒙得維多開會，代表美國的是國務卿赫爾，他說：『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對於任何干涉他國之自由，主權，及其他國內之事，其反對之程度，不亞於世界任何國家。』

在同月的二十八日，華盛頓舉行紀念威爾遜總統的紀念式，羅斯福總統又清楚的表示着說：『美國政府，此後之具體政策，乃是反對武力干涉。他國之是否能維持其憲法上之政府，不是美國一個國家所應過問，也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義務去干涉的。在西半球各國，對於政府之秩序及和平之維持，乃是該國國內人民的首先義務。只有待到關於該國的憲法上步驟之實施，其秩序不能維持，而妨害到其他國家之時，其他國家才感到有過問之需要。而我要剴切聲明的，這種過問之權，屬於全美洲之諸國，而美國不過諸鄰邦之一分子而已。』

這一段話，性質十分重要；這是從羅斯福一世以來，門羅主義的一個大轉變。在羅斯福一世看來，門羅主義，給美國單獨以干涉他美洲國家內政之責任及權利，而在羅斯福二世看來，這個主義，乃是說全美洲各國，對於任何美洲國家的內政，有過問之責任，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之責任。這個看法，過去也有人主張過，然而以美國之大總統正式宣佈此為第一次。所以在這一段話裏面，門羅主義由『大棍子』變到『甘

言蜜語』了 (Big Stick to Soft Words)。在這個新解釋之下，干涉之事，容或發生，亦只有由全洲各國，聯合的合作的去運行。這個解釋是得到美洲各國同情的。墨西哥在加入國際聯盟時候，對於聯盟盟約中門羅主義之規定，曾力加反對，而到了這個時候，也同意於全洲集體行動的解釋了。

### 三 睦鄰政策在古巴

上面說的是睦鄰政策的理論及形式，睦鄰政策實行的事實怎樣呢？我們為說明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轉變之新方向，我們最好用古巴的事來做例子。古巴為什麼是拉丁美洲政策下的代表國呢？第一，因為她和美國地理上之接近，第二，因為她和美國商務關係之密切，古巴與美國貿易之數額，比任何拉丁美洲國家要大些。第三，因為美國在古巴投資之鉅大，美國在古巴投資到百五十萬萬元，除加拿大以外，美國對海外投資，沒有比古巴更大的。第四，因為歷史上關係，古巴之獨立，乃是美國打敗了西班牙而來的。而也因為這個關係，美國過去對於古巴的干涉，比任何拉丁國家要利害些。

在一八九八年美國西班牙戰爭爆發之際，美國即自表態度，說以後決無意於取得古巴，表示美國無控制古巴之野心。而由古巴人民，自主自立。美國軍隊退出了古巴後，却留下一條鎖鏈子，這個鎖鏈是十

分可觀的，便是出名的『派勒脫修正案』(Platt Amendment)，這

105572  
個法案乃是一九〇一年美國國會經費案中的附帶法案，其中最重要之規定，有如下列：

(一)古巴政府，不得與任何其他國家訂立條約有損及古巴之獨立者，更不許以任何方式答應其他國家，在古巴任何部分，得到殖民或以作軍事的目的，而居留或控制之機會。

(二)古巴政府，不許借外債，此種外債利息之支付，為古巴國庫收入，於抵償政府應有之支出後，不足以應付者，更不足以付還外債之本金者。

(三)古巴政府，答應美國有干涉古巴內政之權，此種干涉之目的，在於保持古巴之獨立，維持政府之適當權力，以保護個人之生命財產及個人之自由，以及使古巴政府能實踐最近與美國訂定的巴黎條約下的一切義務。

(四)為使美國能維護古巴之獨立及保護其人民，以及為美國本身之防禦起見，古巴政府，與美國總統約定，於幾個特殊地點，買給或租給美國以煤站及海軍根據地之必要土地。

(五)為鄭重擔保起見，古巴政府，將上述各項規定，在古巴與美國的永久條約中，確為列入。

當時美國政府，更要求古巴把這個案子，列在古巴憲法之中，古巴人民，頗有反對之聲，後經路德（Root）之解釋，以為這些條文，目的在援助古巴，結果，竟列入古巴憲法裏面去。在許多規定裏面，最重要的，當然是關於賦給美國以干涉古巴內政權一點，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九年，美國在這個規定之下，好幾次干涉過古巴之內政。有幾次美國派兵鑑到古巴海面，以「干涉」相威脅。

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古巴又發生了內亂，羅斯福政府，因為情勢嚴重，與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代表，經數度會商後，又派了一些兵鑑

到古巴海面去。當時政府曾有密令，除美國人民生命有了危險以外，海軍的水兵，不許在古巴上岸。當時總統聲明，他不願根據上面的「派勒脫修正案」去干涉內政，結果，美國水兵，並沒有登陸。美國當時的希望，是古巴不必待美國干涉，而自能解決內部之糾紛。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間，國務卿赫爾，曾作下列之聲明：

「美國政府所最關懷者，乃是古巴能依照古巴人民本身之意志，而解決古巴的政治問題。對於目前在古巴活躍的任何政治團體或派別，美國政府，既不袒護，也不反對。因為美國對於古巴人民之福利及古巴共和國之安定，感到很深切的利害關係，所以對任何可以代表古巴之民意及能維持島國之秩序的任何政府，美國政府，都準備歡迎。這個政府，是要能夠發生一個鞏固政府應有之作用及盡一個鞏固政府應有之義務的。」

因為羅斯福總統，深覺古巴之一動一靜，和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之邦交，脈脈相關，所以他特地邀請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諸國的使臣，到白宮裏來會商，而告訴他們：美國並無意去干涉古巴的事，而正設盡方法，去避免干涉之一着。他說他的政策的中心，乃是想古巴的人民能有一個人民所推選之政府，而能維持得住秩序。當時阿根廷政府，便表示十分高興，阿根廷政府，致書於國務卿赫爾說：「阿根廷對於赫爾的改革派勒脫憲法修正案的意見，是非常慶幸的，而這種意見，可以證明在蒙得維多汎美洲大會席上赫爾所謂羅斯福總統新拉丁美洲

政策之非偽，而可以造成美國對拉丁美洲兄弟國交誼史之新時期，使美國與諸國之關係愈親善，使美國在美洲之道德上威望亦因而增高。

羅斯福政府深知古巴之困難，半為政治，半為經濟。因為古巴的唯一農產物為甘蔗糖，而因為世界之經濟恐慌，糖價日跌，古巴政府又負債累累。於是華盛頓方面宣佈，一旦古巴有鞏固的政府產生，美國馬上來承認他，而繼之以二事：（一）廢除了派勒脫修正案（二）以經濟的助力，使古巴之產業得以復興。在一九三四年的春間，美國即承認了孟狄泰政府（Carlos Mendieta 為總統），同年之五月，美國與古巴訂定了新約，而上院很快地批准了這個條約。約中規定，那派勒脫憲法修正案，除美國得在危他奈謨（Guantanamo）地方，保留海軍根據地以外，全部作廢。因此，美國把干涉古巴內政之權放棄了，自此以後，美國除依照國際公法以外，對古巴無任何干涉之權。這是一個很清楚的表示，是美國外交史上可紀念的一頁。

然而派勒脫憲法修正案之廢除，只能消古巴人民之憤，不能解古巴人民之困難。於是羅斯福政府便考商拯救古巴購買力之計畫。在一九三四年的三月，華盛頓政府設立了「第二進出口銀行」以借古巴貿易商人以金錢，以推進古巴與美國間之商務。古巴之購買力，以甘蔗糖之出賣數量及甘蔗糖之市價為轉移，然在一九三〇年的美國關稅稅則下，古巴糖運進了美國，無法與美國本國所產之糖及菲律賓與夏

威夷、博他利加等殖民地免稅進口的糖相競爭的，因此，總統向國會提議，於糖的產銷問題，作有計畫之規定。在一九三四年國會通過的 *Torres-Costigan* 法案裏面，對於美國國內糖之產額及國外糖之進口額，均作限制。農業部部長，根據這個法案，限定古巴之糖進口額，此項定額，比一九三三年古巴糖之輸進美國之總額，超過了三十萬噸。同時，羅斯福總統，運用的增減關稅稅則之權，將古巴糖進口稅，自每磅二分減低到每磅一分五厘。最後，根據互惠關稅法案，總統與古巴政府，訂定互惠關稅條約，將古巴糖進口稅，更減低了到每磅九厘的數目。這一點，對於古巴的經濟復興，是有直接裨益的。

這個美國古巴互惠關稅條約，乃是羅斯福政府關稅政策最明顯的表示。根據這個條約，美國和巴西及比利時，也訂定了關稅互惠協定。雖然在美國政府中，對於關稅政策，人各一辭，沒有一致的主張，然而國務卿赫爾，乃是一位國際自由貿易主義者，他對於互惠關稅，是竭誠擁護的。他以為互惠關稅，乃是開發海外市場，以俾國內經濟復興的唯一方法。不過，他的互惠關稅政策，在國際貨幣未穩定以前，是很難生效的，而在羅斯福政府之中，反對穩定貨幣的，大有人在。最近，華盛頓鑒於英國「英鎊集團」之成功，預備組織一個「金銀複本位集團」，而以美國為領袖。墨西哥與美國，已訂有協定了。或者在這個貨幣政策成功以後，至少新大陸幾個國家，會團結一致，成爲一個經濟單位，成爲一個市場哩。

#### 四 不承認主義的新轉變

關於睦鄰政策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之運用，此地無法縷述。墨西哥方面，美國過去曾表示不干涉其內政，海地方面，在一九三四年，美國的水兵，已經撤退，而在海地的財政控制，也漸漸減輕，到了現在，僅有一個美國政府代表，司監督之責。巴拿馬方面，美國也表示願意重訂新約，以解決各種誤會。各種表示，均可以證明羅斯福總統，已放棄了前羅斯福總統的大棍子政策了。雖然他也是一位大海軍主義者，而他極願意擴大海陸空軍備，可是美國的武力準備，其目的不在於對拉丁美洲之侵略，而在防禦太平洋西面來的敵人之攻擊，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留心時事的人，都能够看得出來的。

在此，我們要注意到的，是最近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承認政策」之改變。自傑弗遜總統以降，美國對於他國政府之承認標準，凡是事實上的在位政府，都可以被美國承認的，而這個政府得到政權，是否由於革命或暴力，則非美國所能過問。然而到了威爾遜總統，承認的政策，却不同了。威爾遜總統，對於凡以革命方式，暴力手段而得到政權的政府，不加承認，他不承認那不依憲法規定而得位的政權。如一九一四年，威爾遜不承認墨西哥的 Huerta 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又不承認康斯他利加國 (Costa Rica) 的 Tinoco 政府。這樣，承認與不承認，成為美國控制拉丁美洲各國內政一個有力工具了。威爾遜以後，各任總

統，遵照這個辦法。在一九二六年，尼加拉瓜的 Chamorro 政府，不得美國之承認，不久即被傾覆。

不承認主義的原來目的，乃是使拉丁美洲各國，少發生一些革命。然而革命也有不同的種類；有的革命，乃是「二野心家之爭奪政權，這種革命，是不宜鼓勵的；有的革命，乃是人民的意志表現，乃是反抗壓迫而起的。有時民衆要使惡勢力推倒，無法用選舉等和平方法，因為政府以各種方法，操縱着選舉，所以唯一出路，只有用暴力。因為美國的不承認主義，使各國人民，無法建立一個合於大眾意志的政府，而美國操着這個大權，也可以消極的左右各國的內政。他們要得到美國承認，只得符合美國所定的標準去進行。到了一九三〇年，世界的經濟恐慌，蔓延到拉丁美洲，於是南美各大國，如巴西，阿根廷，祕魯等國，其政府較為安定者，也發生起革命來。美國的不承認政策，無法可施，於是只有改變了態度，對於革命新政府，很快的予以承認。

到了一九三一年，史汀生才正式的宣告「不承認主義」之新解釋，他宣告威爾遜式的不承認主義之廢除，承認與不承認，不以革命政府得權是否由於憲法上的手續問題為標準，而以新政府是否有能力來完盡其國際的義務為標準。承認問題，以新政府之能得人民之贊同及取得行政之機關為原則。史汀生的新原則，是和胡佛總統之減少美國干涉拉丁美洲諸國內政的政策相符合的。不過史汀生原則，還有一個例外，即中美洲地峽上五個小國，其革命政府不能被承認。因為在



九〇七年到一九二三年，五小國曾訂有條約，互不承認任何國之革命政府。美國雖非協定中之一員，然而協定之主使者，却是美國。所以美國對於這五國方面，仍不會放鬆。

到了羅斯福總統，才把這個重要的例外廢除了。在薩爾維多國，Martinez 的革命政府，以革命得到了政權，此政府存在已經二年，而未得美國承認。到了中美四個小國，都承認了他以後，在一九三四年的一月，美國打破了先例，而承認中美革命政府了。在古巴方面，美國的承認政府也是根據安定，有力維持法律及秩序，與代表民意幾點而決定的。在拉丁美洲方面，歐洲各國，對於新政府之承認與否，恆以美國之馬首是瞻。至於對於滿洲偽國之不承認，那又是一回事，不可以與美國之拉丁美洲政策相提並論的。因為偽國之所謂政府，乃是由外來侵略而成的。如果大廈谷問題結果，或巴拉圭佔了玻利維亞的領土，或玻利維亞割去了巴拉圭的領土，其結果亦不能為美國所承認。美國已與十八個美洲的國家，共同表示，不承認侵略結果的已成事實。

## 五 汎美同盟國際聯盟與美國

105575  
美國和拉丁美洲諸國的合作，有一個重要的障礙，便是拉丁美洲各國，大半是國際聯盟的會員，而美國却置身於國際聯盟以外。努力和平，不外兩種途徑：（一）組織各國，維持和平，遇必要時，以武力為後盾。（二）調和感情，增進友誼，在可能範圍以內，將相衝突之利害融和一

致，而不用武力為威脅。美國不加入國際聯盟，便是反對第一種和平方式，而堅持後一種和平方式的。在美洲，雖然有一個汎美同盟，而美國又為該同盟之領袖，然同盟工作，限於非政治性質的，不能與國際聯盟相提並論。

汎美同盟的總機關在華盛頓，而國際聯盟的總機關在日內瓦。過去，大家都以為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之加入國際聯盟，造成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合作之障礙，乃是不可以消除的。在一九二四年，一位政論家在美國外交季刊中說：『在目前情形之下，美國對於國聯在美洲大陸上最和平的干涉，也會認為違反門羅主義，而不加允許的。』然而在近來關於萊替西亞 (Leticia) 及大廈谷糾紛經過看來，美國對於國聯態度已十分緩和，對於門羅主義，也不嚴格的堅持了。萊替西亞事件，乃是祕魯國和哥倫比亞國領土之爭執，國際聯盟對於這件糾紛，全部加以處理，國聯草定一個解決糾紛之方法，而美國很熱心贊成這個辦法，當國聯派定三個人組織委員會以管理糾紛地帶時，三人之中，有一位是美國陸軍上校，而他參加這個委員會，已得到美國政府之允可哩。

至於大廈谷 (Grand Chaco) 問題，乃是玻利維亞與巴拉圭領土之爭執。對於這個糾紛，首先美國主張由美洲的中立國家出來調解的，然而調解沒有成功。自巴拉圭正式宣戰，國聯即擬定一解決方案，因為美國不是國聯的會員，所以不願派代表參加國聯的大廈谷糾紛顧問委員會。以後國聯主張對於交戰國禁止軍火輸出，徵求美國同意，美

105576 國會，欣然同意，給總統以禁軍火對交戰國輸出之權，而國聯各國，亦從美國之後，對二國禁運軍火。不過以後國聯以巴拉圭不接受調解，認

巴拉圭為侵略國，而主張單獨對巴拉圭施行禁軍火輸出，徵求美國同意。美國的總統及國務部方面，原想與國聯採一致行動的，然大權在於國會，而國會以為美國是中立國家，不宜偏袒，所以不能單獨的禁止軍火向巴拉圭輸出。在這件事情上，美國與國聯在拉丁美洲方面的合作，未能如萊替西亞事件之滿意，而如果美國能够更努力些，大廈谷事件，當能得更完滿之解決。然而鑒於過去美國對於國聯之敵視態度及對於門羅主義之嚴格解釋，則此次任國聯盟來處理美洲的糾紛，已是難能可貴，而明白的表示她態度之由侵略者，把持者而到合作者和平者了。

前屆蒙德維多的汎美同盟大會，美國代表積極參加，對於聯絡美國與拉丁美洲間之友誼，貢獻甚大。在這次大會中，有一條決議案，非常重要，便是「此後任何國家沒有干涉他國內政外交之權利」！美國代表，對於此項決議，除少許保留外，是熱心擁護的。這表示美國外交政策，和從前實有很大不同了。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赫爾，他給各國代表以很好印象，而拉丁美洲諸國，因美國態度之變溫和，所以在會議中沒有組成一致的「反美陣線」。許多人認為國際會議，罕有具體之成功，

而蒙德維多會議，却是一個例外。

## 六 結語

大致說來，美國對於拉丁美洲政策，已由「大棍子主義」變到「溫和的睦鄰主義」了。這個重要的轉變，推其原因，約為：（一）目前美國可不再恐懼歐洲各國以武力干涉美洲的事情。（二）拉丁美洲各國之秩序漸佳，其自禦自保之能力亦日強，其政府亦漸形穩固。（三）經濟恐慌之影響，使美國感覺得國外市場之必要，而要維持及發展中南美之市場，舊式的侵略主義，已是此路不通，只有友誼與善感，可以增進各國間的相互貿易。（四）美國漸覺悟到各拉丁美洲國家，有自主自治之權，而不許美國橫加干涉。當然，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並未完全去消，如在巴拿馬方面，美國尚未放棄了干涉之權，然而目前的趨勢，是向和善親睦之路上去的。我們把這個現象同日本對華政策一比較，可以知道日本的當局是怎樣的失策。只有善意與和平，可以得到經濟上之互惠，只有共存共榮，可以使日本得到根本的利益。美國已經覺悟到這一點，而她的新政策已見成功了。日本現在的行徑，不是學美國而是學戰前的德意志！